

伊東豐雄藝術融入建築 歌劇院別有「洞」天



台中「國家」歌劇院外觀



台中「國家」歌劇院的戶外劇場與綠草地連成一片



台中「國家」歌劇院大劇院



伊東豐雄
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攝

日本著名建築師伊東豐雄與台灣的緣分真不淺，高雄市2009世運會主場館、台大社會科學院新館、台北文創大樓等建築都出自他手。在他看來，台灣雖沒有香港那麼多高樓大廈，但四個城市各有特色，又都踴躍地爭當No.1，這讓他覺得「很有活力，很新鮮，很有興趣去繼續幫台灣設計建築。」

今年秋天，由他操刀的台中「國家」歌劇院亦將落成。這個被路透社稱為「世界九大新地標」之一的建築將為藝術愛好者們帶來甚麼驚喜？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、台中「國家」歌劇院

2005年，伊東豐雄獲得台中「國家」歌劇院的國際競圖首獎，他去到建築選址，周圍甚麼都沒有，只有着很大的公園，長長的綠化帶入口處，是另外兩棟公共建築。「歌劇院將建在這中間，我當時就想，一定要起一個對市民來說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建築。」十年之後，台中「國家」歌劇院即將面向公眾，周圍的空地也迅速發展起來，成為台中重點發展的高尚住宅區。「當時市長就曾對我說，應該早先在旁邊買個房子，現在肯定升值了。」早前受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與亞洲協會香港中心之邀，來港分享建築構想的伊東，忍不住拿自己打趣。

「美聲涵洞」之格

伊東構想出的歌劇院，從高空看像個長方形盒子，實則將內部空間與外部環境相連通，四面有多個入口，吸引市民從不同方向進入。建築物內部更是有乾坤，地板和牆壁呈曲面無縫銜接，形成各種管道，置身其中，如同身處交錯疊疊的涵洞內部；光線則從玻璃幕牆及無數圓形小窗中射入，在不規則的洞內形成各種交錯光影。歌劇院稱這種建築風格為「美聲涵洞」(Sound Cave)，形容伊東乃是由「聽」為設計原點，創造出這連為一體的聲穴，讓來訪者自由穿梭，感受不同角落的音響。伊東則把這流動空間比作人體，人體有眼耳鼻各種管道，歌劇院也如此，而其內部不斷重複又絕不相同的有機結構，更讓人聯想到骨頭。這樣複雜的內部空間，沒有直線，沒有重複線條，每十厘米橫切面就改變，使得計算樓面面積都成為難事。「很多城市，比如香港，大多見到的都是直線或者90度直角，我想令人感覺到自己是在一個很大自然的環境中，不想讓人們覺得自己是在一個盒子裡。所以我用比較自然的方式去帶出台中歌劇院，用一種有機的樣子，就像在大自然中，很少見到筆直的

線，一棵樹的枝蔓生出去，不會全部都是均一的樣子。」伊東說，他曾經做過一個展覽，把地面做成丘陵起伏狀，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想法，沒想到小朋友們特別喜歡，在裡面興奮地跑來跑去。台中這歌劇院的想法也是如此，藉由內部有機延展的空間，打破建築與自然的區隔。

只是這種有機結構，可難壞了施工方。每個曲面都不同，很難進行統一的處理，一個部分角度的偏差，就會影響整個結構。最後，施工上採用了「桁架牆」(Truss Wall)的方法，先把牆面分隔成小塊，在工廠中將鋼筋如鋼鐵網般做成一個個桁架，再搬到現場拼起來，澆鑄混凝土。為了避免偏差，前期更要做許多的計算和練習，難度如此高，難怪耗費10年才完工！

挑戰傳統歌劇院形式

伊東說，借由這新奇設計，他也想挑戰大家對歌劇院的固有想法。「在歐洲，歌劇已經很有歷史，一說歌劇院，大家都已經有一個固有的概念，沒有太多彈性的空間。但我想挑戰這個形式，用新的方式去帶出舞台的用法。」例如可以容納2,007席的大劇院，樂池可以作為舞台的延伸，通過舞台和部分觀眾席的升降，鏡框式舞台可以變成音樂廳。觀眾席也被設計為只有寬闊的2層，而非像傳統歌劇院般聯結多個包廂向上空發展。「我們希望觀眾和舞台的距離可以近一些，而不像傳統歌劇院中觀眾坐得高高的。令觀眾在歌劇院中感受到自在是很重要的。兩層的觀眾席視野非常好。」

擁有800個座位的中劇院與200位的小劇場同樣是可行多種變化的表演空間。中劇院前方的觀眾席一降下，瞬間可變作樂池，舞台也可以轉化成三面或四面觀眾席環繞；小劇場則更靈活，單面、三面、環繞式舞台隨

時變幻，哪怕不要舞台，觀眾和表演者席地而坐也沒有問題，更有趣的是，打開牆壁，小劇場可以與戶外半圓形劇場「串通一氣」，進行各種組合運用。除了三個專業內部劇場與戶外劇場，台中歌劇院還設有多功能空間「角落沙龍」和屋頂的空中花園，觀眾可以走走看看，或是在屋頂發發呆，感受愜意自在的氛圍。

自在最重要

「自在」的確是伊東豐雄設計的核心。在他看來，建築是將人與人的距離縮短，將不同的人集合在一起；到歌劇院，人們可以吃飯、聊天，不只是為了看演出，而是甚麼時候都可以前往，「其他的空間和看表演一樣重要。」

這位曾獲得威尼斯建築雙年展金獅獎與普利茲克獎的建築大師，近年來更加感受到建築將人與自然聯通的重要角色。他80、90年代的作品喜歡採用玻璃和鐵來建造，比如讓他打響名號的「風之塔」或是為他奪取大獎的仙台媒體中心。但他最近設計的公共設施，例如剛在2015年底正式啟用的岐阜市立中央圖書館，就開始採用木材作為主要的建築材料。「以前用很多的玻璃和鐵，是為了追求透明度和輕盈感，但最近比較着重在建築中的感覺，人和大自然的關係。於是，不需要那麼透明了，有多輕也不是很重要，反而人在建築中是否自由自在，是否接近自然，才是最重要的。」

伊東說，20世紀以來，有了很多高樓大廈，城市高度密集，但隨着科技的發展，人的野性和直覺消失了，在一個那麼平均生硬的世界中，人的自然本能似乎被遺忘了，而他，想在21世紀將這思想重新帶出來，「讓人們在都市中都可以感受到和自然的聯結。」

文：閻一浩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閻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新進編舞的試練場

香港藝術節中到訪的海外或大型節目，每每最受觀眾注目。但藝術節還負有推動本地藝術發展的責任，為本地藝術愛好者提供娛樂之餘，亦為藝術界帶來開拓眼界和觀摩的機會。

香港藝術節的《香港賽馬會當代舞蹈平台》系列，在馬會支持下，今年已是第五屆，參與的編舞不下數十人。自去年起，增至三個節目，今年節目一和二共五個作品，均是半小時左右的創作，節目三則是六個十分鐘左右的短篇。作為新進編舞的試練場，就是為他們提供一個實驗和試練的機會。因此，觀看時總抱持開放的心，期望的是各人盡量發揮其創意或有所突破。

今年節目中，節目三藍嘉穎的《時差》最有驚喜，也看到編舞者嘗試突破自己。一開始她走到台前說拍檔遲到，她只能自己先開始，然後真的跳起來。正狐疑是真是假時，卻見另一舞者陳伯顯匆匆走進劇院，扮「裙拉褲甩」地走到台上，即時加入起舞。藍嘉穎出其不意地以此開始她時差的論述。舞蹈與時間的關係密切，而舞者之間的關係許多時又與時間扣上，當同台兩人本該同步的動作有落差時，既有趣又叫人思考舞蹈動作間的關聯與本意，又或者兩人閉面向觀眾各自逐一數手指，由一數到十然後望向對方一段，由不同步到同步，默契就是這樣練成的？

藍嘉穎的演出看得不算多，但她似乎一向喜歡在創作中用上現場音樂演奏、錄像投射等多種不同媒介或元素。去年看過的另一短篇《鄰居》便是。但這次她卻捨棄選用其他媒介，純然以兩個身體的舞動和素淨的舞台去講她想說的東西，也許讓舞者與觀眾都更集中於動作和當下帶出的感覺。

同一節目還有我很欣賞的徐奕婕，去年看過的多個作品都各有特色，其中包括在上一屆《當代舞蹈平台》演出的《雞蛋花》。今年藝術節再邀請她參與此系列時，她選擇繼續用《雞蛋花》的路向，留在節目三中，創作了《牽牛花》，由她自己與作曲家沈樂民一同演出。沈樂民以手部動作去觸動設置在舞台上的運動傳感器來現場演奏，而兩人頭上又被一條粗繩團團纏上，而也因此相連相牽。徐奕婕實驗了聲音與動作的關係如何處理，以及當面容被完全蓋上後，對舞者的動



藍嘉穎編舞作品《時差》
攝影：Keith Hiro, 香港藝術節提供

作和其傳遞的意象會有什麼影響。頭顱被粗繩纏上和相連，視覺效果很強，被連起的兩人叫人想起一體兩面，又或者表面與內心，甚或自處時與面對社會時的對照，由於被纏連着，兩人之間有不少的拉扯與牽制，但出來的張力稍弱，有時甚或覺得空礙了動作的發展。而要以手部動作來「引起」音樂，有時形成與其他動作不協調的情況。或者如徐奕婕在演後提及，把粗繩都拿掉，專心試驗動作與音樂的關係也未嘗不可。

本身是出色舞者的陳曉玲這次選擇只編不跳，作品《第十六天》交由年輕舞者伍詠豪演出。整個作品充滿壓抑的氣氛，伍詠豪不斷重複和帶點神經質的動作，配合出色的燈光和音響設計，在框限了的空間內移動，叫人想起「鐵屋中的吶喊」。隱喻了當今社會的狀態，較明刀明槍講日常的更有想像力，讓觀眾有更多的想像空間。希望有機會看到她更多的作品。

十一個作品中，節目二楊浩的《Pied à terre》是最長的，結構也應是最完整的。這個在他去年於耶魯大學交流時構思的作品，嘗試從身體動作與外在服飾探討性別這課題：他由最初一個獨自在斗室空間的因戰鬥，到穿起裙子和高跟鞋的易服打扮，雖不算新鮮，但自有其觀點。其後播出他自己大談這作品的一段錄像，既是調侃，也為演出提供一個間離效果。

篇幅所限，只能淺談幾個作品。《香港賽馬會當代舞蹈平台》系列的演出其實各有風格，合而觀之，就是一幅香港當代舞蹈的圖像，讓關心香港舞蹈發展的觀眾，看到新一代編舞家的不同走向。

費城樂團亞洲巡演 香港站打頭炮

5月19日至6月7日，費城樂團(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)將在音樂總監雅尼克·尼澤·塞甘的帶領下展開2016年亞洲巡演及中國駐地合作項目。為期3周的巡迴中，樂團將造訪香港、上海、北京、澳門、東京、大阪、川崎舉辦音樂會。在總計12場的音樂會中，樂團將為觀眾帶來布拉姆斯、西貝流士、格里格、布魯克納、拉赫曼尼諾夫、林姆基斯、高沙可夫、貝多芬、史特勞斯、普羅科菲夫以及比才的經典作品。中國鋼琴家郎朗將在北京及澳門場，作為獨奏家演奏拉赫曼尼諾夫的《第一鋼琴協奏曲》。日裔美籍小提琴演奏家五嶋龍亦將首次連袂費城樂團，在澳門、大阪、東京、川崎的音樂會上演繹普羅科菲夫的《第一小提琴協奏曲》、武滿徹的《鄉愁》，這亦是費城樂團首次演奏這首致敬安德列·塔爾科夫斯基的作品。

5月19日及20日，費城樂團的亞洲巡迴將在香港打響頭炮，除了文化中心現場演出，兩場音樂會都將通過香港電台第4台直播。首晚音樂會，布拉姆斯充滿田園氣息、活潑



康文署高級經理黃麗珊(左)與費城樂團全球事務副主席韓凱歌在目前的記者會上。費城樂團提供

跳躍的《第二交響曲》，將配以林姆斯基·高沙可夫色彩絢爛的交響組曲《天方夜譚》。第二晚的貝多芬《嚴肅》四重奏，樂團將演奏馬勒編曲的弦樂團版本，配以奧地利交響曲大師布魯克納最著名的《浪漫交響曲》。

除了音樂會，樂團助理指揮廖國敏亦將於5月18日攜部分樂團演奏家在香港舉辦一場室內音樂會，由港台第4台同步直播。而5月20日，樂團5位樂手還將為香港演藝學員的學生們舉辦大師班課程。文：草草

Bravo!香港青年劇場獎勵計劃 透過戲劇 學習人生

接觸戲劇，對青少年來說，不僅是親近藝術，更是絕好的機會學習如何與他人合作，並在過程中發揮自己的創造力。雙語劇場及藝術教育組織誇啦啦藝術集匯，近年來推出「Bravo!香港青年劇場獎勵計劃」，在一年半的時間裡，為13歲至18歲的學生提供戲劇訓練及「生命教育」，在學校的教學模式之外，提供空間鼓勵青少年獨立思考與學習團隊合作；而透過對劇本的分析及演繹，參加者亦有機會感受人生，認識自己。

Bravo!計劃橫跨香港、台北及倫敦，參加者先於香港接受一系列密集訓練，之後參加遴選，優勝者將有機會於暑假前往倫敦音樂及戲劇藝術學院LAMDA或台北雲門舞集舞蹈教室，分別接受四星期或兩星期的訓練。倫敦訓練課程包括透過不同的劇場形式，學習分析劇本、建構角色、掌握聲線運用、發音咬字、探索肢體語言，及進行即興演出等，此外亦會進行文化體驗活動，如參觀博物館和不同劇場等。台北訓練則以「生活律動」為主題，鼓勵參加者從身體的律動出發，延伸至感官覺受、開放思維、自我表達、群體互動及創意發展。內容包括創意肢體訓練和武術訓練等，亦會走出教



獲選到倫敦及台北受訓的參加者，將要展開新的旅程。誇啦啦藝術集匯提供

室，在台北觀賞藝文演出、看展及參訪藝文中心。2015-16年度的Bravo!計劃為第二屆，由2015年4月開始，參加者已在香港經歷287個小時的訓練，包括由本地及倫敦音樂及戲劇藝術學院(LAMDA)的導師執教的三期工作坊，亦參與兩個青年劇場演出，包括改編自狄更斯《Nicholas Nickleby》的英語經典劇場《男神歷險記》，及改編自《木蘭辭》的粵語形體劇場《唧唧復唧唧》。剛過去的四月底，誇啦啦藝術集匯舉行頒獎禮，公佈了暑假訓練計劃的入選者名單，一班愛好戲劇的青少年，即將展開新的學習旅程。文：草草